

紀念李公雪廬老師往生二十週年

◆ 陳清香

李公初名艷，字炳南，別號雪廬，前清光緒十六年（1890）十二月七日生於山東濟南，民國七十五年（1986）四月十三日於台中寓所安詳捨報，世壽九十七。雪公老師是當代台灣佛法興盛、教義普及的重要推手之一，也是居士弘法的無上典範。早年出身山東法政學堂，儒家的經史文學及傳統醫學，多所涉獵。曾經擔任莒縣典獄長，又任職至聖先師奉祀官府。一生發揚並維護孔孟學說，以敦倫盡分為維繫社會秩序的準則。對於佛法，則義理依梅光曦居士的唯識法相學，實踐則依蓮宗印光大師，以念佛為宗。此儒佛二宗法脈是雪公老師於六十歲來台後，教化子弟的二十大主軸。

民國五十年前後，老師已經年逾七十，卻開始為大專佛學社團創辦「慈光講座」，每年寒暑假開班，筆者當年也是參加了好幾屆的慈光講座學生，當時所開的課程有雪公老師親自授課的「佛學十四講表」、「唯識學」等，參加講座的同學多來自全台各大專院校的學生，餐宿聽講均在慈光圖書館。當時座下尚有一位出家的僧人，即淨空法師，也一同聽講，下課休息時，法師有時也扮演助教的腳色，為同學解析疑難。首度經過兩個星期的講座薰陶後，本來心性駑鈍，對佛法有如一張白紙的我，逐漸也對宇宙人生的道理，有了概括性的認識，不但引起研經、探討佛家義理的興趣，也奠定了選擇佛教作為日後安身立命的標竿。

那一年暑假慈光講座結束後回到台北，九月學校新學期開學，我即被佛學社團選為社長，開始了長達一年的社團運作工程，期間除了聘請佛教學者李恆鉞、蔡金濤、吳怡等人來校演說佛法外，自己也親任主持人研討基礎佛學，研討的方式是主持人先講一段，再由同學提問題，交叉討論。對於佛教的理論架構，就這樣一點一滴的建立起來，如果沒有雪公老師的啟蒙，博大精深的佛法，浩如煙海的內典，如何能在短時間之內，了然於心呢？

記得民國五十六年的初冬，因課業繁忙，身體轉虛弱，為了鍛鍊體魄，跟隨一位拳師練太極拳，就在練拳與學理間，衍生了不少的疑惑，於是斗膽寫了一封信請教雪公老師，信曰：

炳公吾師賜鑑：自違尊前，時繫念之，未致書請安，深感自愧，路遠山遙，恨不能隨侍左右，以承教澤，以啟迷津爾。生每於研經之暇，則深覺修持功夫實重於一切，凡三寶弟子均應重視行持，調養身體，使精神抖擻，方能為眾人師，作獅子吼，令眾人起信，……生承師誨訓，以念佛為宗，平日僅持佛號而已，至於如何進一步之修持用功，使身體較常人健康，功夫更增進者，師或可指示一二否？生又提問題數端，敢請就教於吾師尊前：

- 一、依道家之練太極拳等武術以健身卻病，……不知三寶弟子習之，有違戒律否？
- 二、道家之練精化氣，練氣化神，再練或可得神通，……在境界上與佛教有何不同？

三、或曰：「只念佛不練氣則無功夫，因念佛易得定，不念佛時易失定，但練氣至氣充滿全身時，則定功時時俱在，不慮失定。」此言然否？

四、道家練氣健身之功夫，似依人之生理情況逐步練就，不知佛家有否相似法門否？

以上有關道家問題，懇乞吾師詳示之。……十月廿五日於台中蓮社，一聞吾師所言真正如法之「打佛七」，即深切嚮往之，何期吾師能領導吾儕念佛打七，以親嚐無上甚深微妙法味矣。

崙此敬請

法安

授業陳清香頂禮十二月十一日

這一封囉說的長信寄出去之後，很快的接到雪公老師的回信，工整的楷書，鉅細靡遺的，不厭其煩的逐項詳加解說，其文曰：

清香具壽：鑑所詢各件謹復於後，一、學必知理，知行合一，則是實學，說而不行，是為空談。二、佛家學問分自利利他，內功外行必深明之，而力行之，布施持戒萬善齊修，此為利他外功。念佛專一乃係求定，此為自利內功。尤須內外自他合一，非可解修片面。三、念佛乃內功之一，不可輕看，若言求進，並非再加他法，再念佛到一心，便可往生，事一心則伏惑，理一心則斷惑，大道成矣。四、太極拳乃強身術不妨學之，與戒律無妨，惟彼與了生死無關連。五、修道者言念佛不練氣則無功夫，彼所言之功夫不過強身一端而已，彼不但不解佛法，且亦不解道也，切勿信之。六、彼以練氣為定，更是大外行話。七、佛家亦有強身術，誰不知少林武術壓天下，然不是成佛之要道，應知練身與見性為兩事，見性法非以練身可得也。八、正是佛七具壽功夫尚淺，且無人主持，不可妄求。謹復

並頌

學祺

侍 李炳南 謹啟十二月二十一日

這封珍藏了四十年的書信，一直從未拿出示人，主要是因羞於將如此膚淺幼稚的問題，搬上檯面。但今日回顧學生時代的信件內容，卻深深的體會出雪公老師真切的慈悲解惑心，是不分問題的深淺，而對晚輩學生無微不至的教化心，是不分年齡的老少。信中字裡行間，自頭至尾，強調念佛至一心不亂得以往生淨土的宗旨。老師也指示練身與見性為兩回事，而學生時代的我，為了強身還是繼續練太極拳，對於經典的內容，則日後再加以自修逐步領悟。老師說我當時的功夫尚不夠格參加佛七，當時確是太不自量力。不過不久之後，有大德在台北主持佛七法會，因而得以恭逢其盛，親嚐法味。

雪公老師其後在慈光圖書館每週三講解《華嚴經》，持續了好幾年，每會必是座無虛席，也曾隨緣聽了幾次，不少蓮友白天在台北工作，每遇週三下午便請假南下，以趕聽華嚴講席，聽完後又趕搭午夜車北返，以便次日上班，如此風雨無阻，

延續多年。依講經的進度，計算老師必講到百二十歲華嚴經才講完，因而一直心存著還有機會聽講的僥倖心理，沒想到老師九十七歲那年的四月十三日便往生了。

雪公老師因承印光祖師儒佛兼弘的理念，民國三十八年來台即於台南法華寺演講《般若心經》，三十九年春在靈山寺講《無量壽經》，彌陀聖誕時又啟建佛七法會。四十年成立台中佛教蓮社。自來台至往生，前後長達三十八年的弘法生涯。周邦道老居士歸類其功德，計有講說經論、建立道場、慈濟苦厄、昌明倫理、培育人才等六大貢獻。這在國內的教育史上或弘法史上，是罕見的，是珍貴的，其潛移默化之功，是無形的。

因為響應雪公老師提倡念佛，民國六十五年夏天，慧炬機構創辦人周宣德居士(字子慎)，將自己的寓所命名為「淨廬」，同時邀請了慈光講座的前後期同學，李榮輝、熊琬、陳正雄、洪石獅、蔡宏謀、張樹福等人，共同成立「淨廬念佛會」。念佛會成立後，先是每週一次，在慎公老師舊宅，其後移至慧炬印光祖師紀念堂，每週六晚間一次，參加的人越聚越多，由於空間不敷使用，因此，又搬遷到木柵的「六德淨苑」，如今會員已經累增至三百人，主要活動為念佛共修，每週一夜，每月一永日，另有研討祖師法語、定期放生、為蓮友眷屬助念。如今念佛會成立已屆三十年，是遵照雪公慈訓，中、北部最大的團體。

為了紀念雪公往生二十週年，江逸子居士以水墨勾勒了一幅「雪公老人坐像」，畫中以墨色細線加淡膚色暈染描繪雪公法相，相中頂門微髮，面容百皺，雙目然，雙唇緊閉，眉宇之間，透露出無比的毅力與定力。逸子畫師又為雪公穿上白色的長袍，以較粗的濃墨勾出流暢的衣領袖口袍服，衣不染色，充分反映出白衣學佛，不離世法的風格。雪公是結跏趺坐於竹床上，兩手持摺扇，坐位旁置古版線裝的經書，旁有茶杯一只。竹床四角竹幹支撐，竹節紋理清晰，床席雅致。

為了彰顯雪公的高風亮節，逸子畫師為老師置竹床，又在身後植翠竹，以雙勾細筆的描線，植出竹幹數株，竹葉叢叢，枝繁葉茂，青翠欲滴，更襯托出老人若竹之中空有節的操守，逸子畫師更在畫上，題古篆曰：

古道西風二十年

底下的二行小字，曰：

柔兆闍茂 歲次丙戌三月之初

古閩受業江逸子 恭造懷恩（鈐印二枚）

可知這是一幅剛完成不久的新作，有著南宋減筆畫家梁楷畫風的餘韻。由於雪公長年住在台中，任職至聖先師奉祀官府，逸子畫師跟隨老師三、四十年之久，對於老師的一顰一笑、一言一行，莫不觀察入微，點滴刻在心頭，因此畫老師頂像，可抓住老師的神韻與精神（見封面）。

畫像之外，逸子畫師塑老師的容顏與體軀，更是栩栩如生，神韻天成，插圖所示，即為十年前所塑的雪公抱膝悠閒形影：老人頭微向前傾，身著清式帶扣長袍，足登居士鞋，坐姿，右足橫置，左足擎起，雙手手指交叉握抱左膝，似正吟誦完一首詩，餘韻猶存的神情。由於像塑得太真了，一位遠遊國外多年的蓮友，有一年回到蓮社，赫然瞻仰到這尊銅像，驚為老師再生，面對銅像，竟然痛哭流涕，久久不能自已！

除了在台弟子有作品懷念恩師之外，遠在大陸與雪公老師素未謀面的私淑弟子劉繼漢，也畫了雪公畫像。劉繼漢是洛陽人，信佛虔誠，曾畫高僧大德像，也曾以針刺舌頭的血寫《心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，令人看了怵目驚心。封底所示，即他親手所畫雪公像。身著僧服，手握念珠，立在沙洲上，背景以流泉瀑布、岩石雲岫，充分烘托出一代大德的無上威儀，真是山高水長，風範永存。v

